



华岳文艺出版社

王世雄 编

人世奇闻——新今 古奇观



王世雄
编

人世奇闻—— 新今古奇观

华岳文艺出版社

人 世 奇 闻

——新今古奇观

王世雄 编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7.5印张 2插页 38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

ISBN 7—80549—101—1/I·66

定价：6.90元

古树新绽花千朵

——关于现代笔记小说

王世雄

中国小说源流有二：一为笔记体，一为话本体。笔记体自魏晋六朝以志怪述异为主初呈模式，发展到唐人传奇已趋成熟，到《醉翁谈录》、《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等，已是高峰。历代笔记体作品浩如烟海，其主要特点是有闻必录，不拘一格，记言叙事，长短随宜，往往有其它文体所不能代替的长处。在无法胜记的笔记体作品中，首推《聊斋志异》为代表的这一流派笔记小说，题材是志人志怪两大类，体裁是唐宋传奇式。尽管笔记小说在文学史家的笔下似乎评价不甚高，文学地位不甚显要，但它以其本身的艺术情趣，千百年来，赢得了读者，显示了它旺盛的生命力。

新时期，特别是近四、五年，中国小说创作正处在喧哗与骚动之中，寻觅、探求、洋化，呈现了绚丽多采的繁荣景象。有很多作家（包括老中青三代）在寻根思想的影响下，向传统文体宝库中寻找自己个性的发展，或融会贯通为一种

审美精神，或依借古典文体的外壳灌输新的精神，普遍追求那种重情蕴而不执着事理的浑涵、旷达、神理超越的精神世界，追求简约、古朴、沉实、雅健的艺术风格。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一种从审美意旨，叙事形态，修辞手段，结构方式上异乎流行的超短篇小说（或曰袖珍小说、一分钟小说、小小说）的短篇文体。这种短篇文体，或形式、或本质、或意味，大体近似古典笔记小说，我们把它称为“现代笔记小说”。实则，这是我国传统笔记小说这棵古树上新绽的千万朵新花。

现代笔记小说创作中，老作家孙犁、汪曾祺是积极的实践者，创作了不少清刚闲雅的作品。孙犁的《芸斋小说》，汪曾祺的《故里三陈》及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鲜明而强烈地保留着古典笔记小说的风范。青年作家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抒写人情世风，在平凡的故事叙述中，酿成突发的志怪式惊愕之感，深得古典笔记小说之法。韩少功的《史遗三录》，悠闲地徐徐写叙，历巨变不动声色，似超然自在，采取情节必要过程的断缺和省略，应了传统美学中的“空白”，以无胜有，造成审美上的奇异效果，别具笔记体的独特韵致。

古树新花千万朵，各呈异彩。现代许多作家继承了古典笔记体，又融进了现代意识，现代审美观念，现代表现手法，开拓了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天地，形成了“现代笔记小说”这一文体。有继承，更有发展，体现了一种新的小说观念。这种自由、随意的古典文体要表现当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必然要发展、要变化，变则通，僵则死。因此对现代笔记小说的文体范畴理解应宽泛一些。考察笔记小说有几点

是值得注意的：

一、在写法上以白描为主，重简约、少雕饰、不熔裁，行文如风行水上，悠闲淡泊，似乎去题万里，东拉西扯，掩卷一思，则觉形神皆备，气韵贯注，题旨悠远，耐人寻味。就艺术容量而言，绝非“微型小说”可及。

二、不重情节，不拿架子，不刻意求工，平易散淡，文思飘然。笔记体作家悠远地看待人生，多表达人们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面貌及治理国家得失的风尚、民情，在情感上绝少强烈的爱与恨。

三、取材广泛而随意，记一言一行，记奇闻异事、民情风俗、宦海市井，无处不至，信手拈来，直录人生，涉笔成趣。表面散漫、随意，实际上隐括着饱经沧桑而又平易恬淡的心境，世事洞明，禅机哲理尽在不言之中。

这三点可算古典笔记小说文体模式的基本要点。读当代各家笔记小说作品，大多也体现了这些基本特点。但不少作家的作品对这种自由随意的古老文体作了有益的探索，对这种文体的局限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表面看来好象不是“笔记体”，但究其本质，还具有笔记小说的特征。郑万隆的《异乡异闻》，根扎在古典笔记体内，却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中吸取了营养，表现了一种苍凉的历史感，深厚的地域感，具有笔记体的韵味。阿城的《遍地风流》并不拘泥于古朴的白描，其中不乏精彩的描写，效果很好。李国文的《没有意思的故事》、王润滋的《三个渔人》、张炜的《烟斗》等强调氛围的作用，注重心理探索，就是对古典笔记体的大胆超越。众多的现代笔记小说作品体貌好象与古典笔记体迥然不同，仔细咀嚼，那种禅悟、旷达、神奥的情

采，非它种文体所有。笔记体一般篇幅短小，也算一个特点。青年作家徐晓鹤写出的短篇《老狼》、《残局》、《丁字湾》等是十足的笔记体。这位湖南青年竟用笔记体的叙事形态，结构方式，修辞手法写出中篇小说《竟是人间城廓》来，得到读者喜爱。笔记体形制短小，格局有限，有人感叹“终不成大器”，徐晓鹤的创作实践，却是这种文体的前景吉兆。

编选这册书有三点原因：一、报载去年日本畅销的中国书籍有十种，其中之一是《笔记小说大全》，国内海外各种古典笔记小说选本或单行本争相出版，种类繁多，加之超短篇小说选本充盈书架，唯没有看到过一册现代笔记小说。二、作为古树新花的“现代笔记小说”，虽有一二理论家著文评述，但未引起海内外文坛重视。今出此选本，旨在繁荣这一新生的古老文体。三、笔记体小说在历史上为少数“知识”阶层独享，广大人民只能听故事、笑话、演义。历史发展到八十年代，人民文化水平大大提高，知识阶层百倍、千倍增多，他们在繁忙之余，需要短小的、能增长知识、扩大眼界而又有文字情趣的耐人寻味的文学作品，古典笔记体作品的畅销，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册书编选中，承蒙华岳文艺出版社的同志，香港三联书店潘耀明先生的热情支持，以及著名作家林斤澜等同志的指导，一些青年作家如李庆西、徐晓鹤等同志积极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1987年12月7日晚

草于宜君山城

目 录

(以作者姓氏笔划为序)

前 言: 古树新绽花千朵.....	王世雄
王 杰: 山乡闲话.....	(1)
王世雄: “七品狗官”列传.....	(11)
王润滋: 三个渔夫.....	(20)
冯骥才: 雪夜来客.....	(32)
公 鑫: 市井琐闻.....	(39)
仲小珂: 仇人之子.....	(51)
刘西艳: 人物四记.....	(61)
刘敬中: 风雨情缘.....	(67)
孙 犁: 芸香小说.....	(74)
鱼苇之事.....	(101)
汪曾祺: 故里三陈.....	(104)
桥边小说三篇.....	(117)
尾 巴.....	(136)
李 锐: 厚 土.....	(138)

李庆西：人间笔记	(159)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174)
李功达：午餐	(185)
李国文：没意思的故事	(192)
李本深：荒村之奠	(214)
新聊斋二则	(216)
李送今：城市点射	(219)
李佩甫：红蚂蚱 绿蚂蚱	(227)
何立伟：小城无故事	(238)
日子	(245)
陈村：一天	(255)
一个人死了	(271)
陈世旭：三个女镇长	(275)
阿城：遍地风流	(299)
张炜：烟斗	(318)
易希高：夕拾二题	(325)
林斤澜：轿凳桥小品	(332)
溪鳗	(345)
郑万隆：老棒子酒馆	(358)
徐海滨：吼秦腔	(368)
徐晓鹤：残局	(371)
老狼	(376)
丁字湾	(387)
赵长天：深山里	(393)
贾平凹：商州初录	(407)
编辑逸事	(432)

一位作家·····	(435)
秦兆阳：往事散记·····	(441)
航 鹰：谐谑三题·····	(457)
聂鑫森：短篇二题·····	(467)
晋 川：仟 悔·····	(485)
焦祖尧：荒谷三题·····	(487)
黄卫平：石涅城杂俎·····	(494)
黄金铃：闲传两编·····	(503)
韩少功：史遗三录·····	(513)
彭见明：文 化·····	(519)
鲍 昌：萃华街记事·····	(527)
雷 铎：国 殇·····	(537)
濮本林：屏 风·····	(548)

王 杰

山 乡 闲 话

咸 鱼

正月间，二婶进城串了趟亲眷，带回一条两斤多重的咸鱼，当晚她屋里就挤满了人。

“噢呀呀，几大的鱼娃哟，鲜活着怕有一托长吧？”一辈子未出过条儿沟的赵家奶奶拍手叹着。

“你尽会噱！一托长的鱼往少讲也有十来斤，这鱼娃撑死了不过三、四斤。”赵家爷爷横了老婆子一眼，叼着三尺长的竹根烟袋，慢悠悠喷出一缕蓝烟，显出很有见地的样子。

“莫管么样讲，这鱼娃就是不小！你么时见过这大鱼来着？”赵家奶奶硬是不服输，然后转向二婶说，“他二婶真是好福气，要不是他舅在城里当公家人，能吃上这么大的鱼娃！”

“可不是吗！”许多人赞叹起来，对二婶肃然起敬。

• 1 •

二婶笑得抿不拢嘴。赵家奶奶的话象温和的三月风，把她的心吹得悠儿悠儿地飘起来了。

“我舅是给县长做饭的呢！”晚贵突然插嘴说。

“是吗？”众人惊叹了。

二婶抑住得意的笑，绷着脸冲儿子道：“大人说话，娃娃家莫插嘴！”

二婶虽说十八岁就嫁到了袁家，却好久没有生产，没承想四十二岁那年忽然开了怀，生下个胖乎乎的小崽，可把老夫妻俩乐颠了，取个乳名叫晚贵。从此尿一把屎一把，把个娃娃当作屋上的灵芝惯养着。如今晚贵已经八岁，夫妻俩便让他跟下放来的学生娃李森识几个字——并不指望他成龙成凤，只想让他长大了多懂些事体，如果能象他舅那样进城做了公家人，也好应付世面。

自打二婶带回那条咸鱼后，晚贵便馋上了，闹着嚷着要吃鱼。二婶心痛娃儿，割了一小片，混上一大碗咸菜烧了，然后叫晚贵把赵家爷爷奶奶和村上有脸面的人都请了来，一人尝了一块鲜。鱼少味多，大家慢慢嚼着鱼块，不免又赞扬起晚贵他舅来。二婶笑道：“洗菜烧饭的角色，有甚了不得呀，不过呢，成天跟县长呀、书记呀在一起，显着近乎罢咧。”

第二天，二婶把剩下的大半条鱼挂在了房梁的吊钩上。

晚贵自打尝了一次鲜，便越发不可收拾，生着点子想鱼吃。二婶百事依顺晚贵，可这回却不行了，先是软话哄几句，见晚贵依然闹，便横眉竖眼骂道：“好话讲了几大箩，你就是不听，馋癆扒心呀！”晚贵遭了委屈，鼻子一酸，泪豆儿扑扑往下落，二婶自己也跟着哭起来。袁二叔看不过，

说：“娃儿家馋嘴，要吃就割些给他煞煞馋呗。”二婶也不出声，过半天才低着头轻声说：“要是明儿来了客家，我拿么物客待人家呀？”袁二叔无语了，便默默地背起猎枪上山去找野货。二婶这时便把晚贵搂在怀里，替他擦去泪串儿，哄道：“贵儿乖，不作兴哭。赶明儿来客家了，我们一伙吃，啊！”晚贵懂事地点点头，挣着离开二婶的怀，拿起断铅笔去写字，眼巴巴地望着梁上的咸鱼，望一眼，低头写几个字，再望一眼。二婶见了，心里酸酸的，好几次踩着板凳摘下鱼来，狠狠心拿刀去割，却又长长叹一口气，慢慢把鱼挂回原处。

二婶历来不为人注意，这几天张家嫂子李家媳妇突然都喜欢来找二婶闲聊了。虽然聊的尽些东山谷子西村芝麻的琐细事儿，但显着热乎亲近。不管谁来二婶家，总忘不了先抬头看看挂在梁上的咸鱼，赞叹一番，然后又自然而然地谈及在县里做公事的“他舅”，更是赞叹不已。二婶受了众多乡邻的赞词儿，心里象六月天喝了后山龙泉的水一样舒爽。这条咸鱼使二婶脸上添了光彩。渐渐地，如果谁进了门不谈起这条咸鱼，她心里倒有些不自在了，有意无意总找个茬儿把话题引上去，说：“瞧我这鱼，滴卤水了；怕是天爷要变脸吧？”或者说：“我家那猫真讨厌，总是跳蹿到房梁上，生着点子想拖我的鱼。真恨不能攒死它个畜牲！”

晚贵虽然不再提起吃鱼，却总是缠着二婶问：“姆妈，么晨光来客家呀？”“大舅怎么还不来玩呢？”二婶心里明白，笑笑，“你舅忙活着呢，赶明儿闲了就来。”

几天以后，晚贵病了，烧得满脸通红，直烫人手。二婶和二叔慌了神，请了先生来诊治，吃了几帖药便慢慢好起来，

但身子很虚。袁二叔说：“算了，莫留那鱼了，剝剝烧烧，给娃儿补补身子吧。”二婶点点头，摘下鱼来斜着刀割了鸡蛋大一块，放饭锅里蒸蒸，独独给了晚贵一人吃。剩下的汤水，二婶将它倒进二叔饭碗里。

“哎呀，咸死了！”二叔扒了一口，便硬将那泡了鱼汤的饭拨了一半给二婶，好歹算是一家人都尝了鱼鲜。

不几天晚贵能下地行走了。二婶望望剩下的半条咸鱼，感叹地自语道：“唉，只剩这半条了！”从此那鱼就又挂在房梁的吊钩上。

屋后的小溪淙淙地流，把日子流去了几个月，天气渐渐燥热起来。白日里蝇子开始乱飞乱舞，晚间蚊虫也开始攻人不备了。一天活路下来，人们都累得不想说话，乘着天还不是太热，吃过晚饭便早早地上了床。可是这几天很怪，房梁上老鼠总是打架，吱吱地叫着，奔过来冲过去，还常有啃东西的声音，闹得人不得安宁。二婶吆喝一阵，然后骂道：“该死的瘟猫，没鼠儿时它成天躲在家里偷嘴；有了鼠儿了，它倒不知死么场子咬春去了……”

这天夜里，二婶又被老鼠弄醒了，刚要拍拍床沿惊吓老鼠，忽听得“啪”地一声，似乎有什么东西从房顶掉了下来。她不放心，下了床点上灯。刚跨出一步，脚下踢了个软东西，咪唔一声叫，把她吓了一跳。低头一看，猫儿叼着那半条咸鱼正往外逃去。她大叫一声：“可不得了！”连忙放下灯追出去。袁二叔和晚贵都被二婶的叫声弄醒了，爬起来帮着去追猫。

猫儿叼着咸鱼来到屋外的柴垛边，刚要下嘴，冷不防一只大脚踢在肚子上，惨叫一声，没命地逃走了。

原来是吊钩的绳子被老鼠啃断了，鱼儿掉下来被猫叼走了。二婶痛心疾首，跺着脚把猫儿鼠儿的祖宗八代骂了个够。袁二叔也心痛得受不住，连忙捡起鱼说：“还好，没吃多少。”

他们把鱼拿回屋，在灯下面看看。鱼身上密密地布着一层蠕动的物什，发出一股熏人的臭味。晚贵揉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问道：“这白的是么物呀？”袁二叔的脸陡地变了色，也不作声，把鱼往地上一泼，洒了一地蛆。二婶一怔，随即“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真 情

山里人心诚得很。苏二保为了留新闻记者李森吃顿“家常便饭”，硬是翻了十几里山地，到镇上割了鲜猪肉，买了瓶装酒，还特意捎了两包带过滤嘴儿的好香烟。

李森原本在条儿沟插过队，七二年招工回了城，这次来条儿沟采访，自然是全条儿沟的稀客，所以家家请，户户留。李森插队那会儿和苏二保是手足之交。苏二保总是带李森上山打柴伐竹、采笋摘果儿，得了野物，总是喊李森一伙儿吃。李森进城探亲回来，也总要给苏二保带些黑牛皮糖（巧克力）、黄酥酥的鸡蛋糕之类稀罕吃食。分手十来年了，这次李森旧地重游，苏二保还能不忙得颠颠的！

李森最怕张家请李家邀，一到条儿沟就声称：住一宿就走，明儿得赶回报社发稿。所以一般关系的人家也就免了，唯独苏二保家是不能不去多坐会儿的。

苏二保今儿歇了一天帮他媳妇的忙，又是劈柴棒棒，又

是上地里剪韭菜，刚刚忙停歇，李森就进了门。

“来了？快进屋里坐。”苏二保把李森迎进门。二嫂笑嘻嘻地从灶间探出头来：“来了？快进屋里坐吧。”

李森在那张古老的太师椅上刚坐下，苏二保就将沏好的茶捧来了，随之香烟也递了过来。

李森接了茶却拒了烟：“别拿别拿，我不抽烟。”

苏二保哈哈笑起来：“莫客道啦。你下放那阵子才十八岁就吸烟了，我俩还到袁二叔地里偷过烟叶儿呢，忘啦？”

李森不好意思地笑道：“抽是抽了几年，前年戒了。”

苏二保显得有些失望，随即坦率地说：“我特意赶镇上买的呢。”

李森不好拗了人家的盛情，不得已接了一支。苏二保也往自己嘴上叼了一支。

淡蓝的烟云悠悠地飘荡开来。两个人一个操山里土语，一个说城里普通话，谈得投机融洽，从往年条儿沟的穷困谈到当今富裕，从城里的高楼大厦谈到山上的毛竹杉树，越谈越浓。

“来，续一支。”苏二保又递来一支香烟。

“不，不，真不能抽了。”

“怕么事呀，滤嘴儿的，消毒的。”

“不是过滤嘴不过滤嘴，抽多了挺难受的。这几年肺老是不太好……”

“肺再不好，一支烟就毒死了？我觉得你好象不是往年的小李了，客道哪桩呀！”

李森实在不想抽，但又怕伤了苏二保的情份。他知道山里人爽直，推让狠了人家是要怪罪的，说不定会把烟一扔，

脸一板，来几句冷腔——那就难看了。于是只好接过来，吸一口便迫不及待地吐出去，并不往肚里咽。

两人正叙谈着，二嫂开始上菜了。满满当当一大桌：蘑菇炒子鸡呀，干笋红烧肉呀，木耳豆腐汤呀……

“来来来，坐坐坐。山里没好菜，不比你们城里十碗八碟、山珍海味。我们这场子只是些山货，家常便饭，随便用，莫要见外。”苏二保把李森按坐到上席，又来开酒瓶。

李森见弄了这么多菜，已经很是过意不去了，见苏二保要斟酒，便慌不迭地连连摆手：“哎呀，不要倒，不要倒。实在抱歉，我是一滴酒也不能沾的，喝了胃就痛。”

苏二保把脸一沉：“你这个小李呀！又是肺不好，又是胃痛，到底玩的哪着呀？你可记得那年的事了：你上镇买了一斤山芋干酒，我弄了条羊蹄子腿，野地里下着漫天的大雪，我们两个在我屋里围着火炉子，一对一杯地喝。冷酒热菜，几痛快！后来我醉得快死过去了，你却任事没有，还忙着张罗给我水喝，扶我上床。后来你弄点钱就去镇上小饭馆喝酒，喝上了瘾。这会儿倒不喝了？”

李森红了红脸，笑道：“那时主要是太苦恼。进了城就喝得少了。后来考进了报社，又因为采访任务重，饥一餐饱一顿的弄坏了胃，就戒了。”

“哪里的话！往年穷的时候，我们山里人哪个不是饥一餐饱一顿？哪个又有胃病了？兴许你们城里人身子金贵。可你大老远跑我们穷山沟里来，要是连杯水酒都不喝，这不是往我二保脸上抹灰吗！你是嫌菜不好还是嫌酒不好？来，满上！”苏二保不容分说，拿过酒杯就给李森斟满了酒，诚挚地说，“你要是还看得起我二保，你就端杯；看不起，你就盛